

希瑪利·辛格·索恩

Himali SINGH SOIN



希瑪利·辛格·索恩是一位藝術家與作家；目前工作、生活往返於英國倫敦與印度德里。其擅長使用來自外太空和自然環境的隱喻來建構關於干擾、糾纏、深空、碎片、延遲、疏離而又親密的想像宇宙。在這樣的創作過程中，她思考了生態的耗損與家園的失去，在愛的激進中尋求庇護，這些思辨往往是在視覺、聽覺和沉浸式環境中進行的。

Cleo Roberts：你成功地棲居於一個過渡(in-between)的空間，然而在藝術的世界中卻好像所有事物都需要被精準定錨，你是否是有意識地抗拒這樣的定錨？



倒轉地圖 III
Inverted Map III

我想有一部分的我並不那麼明瞭混亂的程度，但我發現混亂可以作為一種縮減式線性思考的釋放。我喜歡從英語的優勢角度來看烏都語（通行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語言）與阿拉伯語，我會想，如果我從右向左閱讀，會不會因果倒置呢？

所以這個《倒轉地圖》，其中的反向、混亂，是種安靜的去殖民操演。某物的形式可以容許異議，而其內容不需承攬著明白清楚的負擔。小寫與胡亂拼字可以如何將帝國重寫回原形呢？

我這本書，《我們相應如是》，從兩個方向都可以開展，在書本的中間處顛倒，有不同的字形、大小，內容有食譜、理論，還有星象圖，想必會是那些在象牙塔裡，坐在扶手椅上、蓄著鬍子的男人們的最可怕噩夢吧。



《我們相應如是》 we are opposite like that



我們相應如是 We Are Opposite Like That, 2019, HD錄像 HD Video
2022年攝於本事藝術

Cleo Roberts：話題拉回到極地，你曾形容冰是個檔案，那麼水變成什麼？跟你的切身關係又是什麼？

對我來說，水變成一種模式而非做為水的物質，它讓你開始去思考事物不同的狀態，而那些狀態可以翻譯成不同的知識。冰是固體的檔案，水是酷兒的混亂，有被留下的故事，有被融化的故事，而接著發生的昇華的狀態，就是精神心靈。

哲學上來說，這些狀態之間是可以彼此穿透的，但當然以現實與科學上來說，狀態的轉變也代表著失去，就像你每次扭轉一個圖像，它就失去資訊。

即便物質無法因此被摧毀，訊息的失去是實在的，而那也就是我得以進入之處，用虛構、科幻來訴說那些已揮發的故事。



我們相應如是 We Are Opposite Like That, 2019, HD錄像 HD Video



微粒與浪潮 The Particle and the Wave, 2015, HD錄像 HD Video
2022年攝於本事藝術

Cleo Roberts：分號是微粒嗎？那波動呢？

分號既是粒子也是波，這兩者的二元性(波粒二象性)在量子物理學成了問題，因為光與聲音都是由波動中的粒子構成的，如何可以同時是粒子也是波呢？

我的創作一直思考關於二元性的問題，身體與心靈的連結、物質性與精神性。關注二元性的同時，也將分號視為一個暫停，界於逗號與句號之間，介於時間與固定的節點之間。

Sarah Burney：這件〈微粒與浪潮〉的作品與其創作過程，如何影響了你日後的創作？

我想這件作品奠定了往後創作的多重跨域性，與他人一起思考一起創作，讓作品可以發出多種聲音，觀眾也可有多重的閱讀與詮釋可能。這件作品也讓我體會到作品的內在邏輯可以很緊實，但決定可以是鬆散的。藝術學院的訓練總要你解釋你的選擇與研究與理由，你無法簡單地回答，你是靠直覺或感覺，或是這樣看來很好。這件作品教我的是，我需要相信的是方法，是一種女性、來自他方的內在知識，而倫敦的藝術學院可以是很西方、白人與男性的。

我日後的作品也都關於不可知、煉金/原始/另類知識、以非理性作為一種辨別力，也更進一步延展到夢境風景、另類能量、透視、占星、草藥、神秘論，這些都以文字、文學與語言作為其變動的軸心。我們不能讓這個世界的右派掌握這些能量，我們要用魔法來處理氣候危機，就像用詩來對抗法西斯。所以這樣的時刻，總是這樣的時刻，用細微、脆弱與關愛來創造世界，施展魔法，讓語言更酷兒，超越線條與框架。

在這個特別的過渡時刻，感覺也像是希臘神話中以音樂引誘水手的 Siren。我認為在句點與逗點之間有很有趣的張力，特別在此刻，對有些人來說，世界停止了，對有些人而言這是尾聲，有人認為這是死亡，也有人認為這是黎明。



「作浪」展場照，2022年攝於本事藝術

Cleo Roberts：你的作品中，總是留下開放讓機會決定的事物，你在物質與媒介之間穿越超越，那麼哪裡是你的停靠之處？

愛！渴望，以及那發展中的能力，能將所有變動中的碎片與真實擁抱在一起。



倒轉地圖 II Inverted Map II